

政治經濟學史教程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新書店

J
4(3)

5
1
政
治
經
濟
學
史
教
程

社會科學名著大系

1.

蘇聯D.洛森堡原著
張季蓀劉亞生合譯

上卷

系大著名學科會社

程教史學濟經治政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廿八年一月廿日(滬)再版

發行額一〇〇一至二〇〇〇冊

乙項：第四四號
出版物第〇〇九六號

原著者

蘇聯·D. 洛森堡

譯述者

張季蓀
劉亞生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桂林中北路新一九二號

支店 上海牯嶺路 昆明華山西路

梧州大中路 南甯中山路

柳州慶雲路 宜昌二馬路

重慶武庫街 成都祠堂街

萬縣西山路 金華縣府前

貴陽長春巷

分店 西安南院門 漢中府街

蘭州道陞巷

每冊實價壹元

外埠另加郵寄費

政治經濟學史上卷

目次

第一章 經濟學史的一般特徵.....	一
經濟學史的對象.....	一
研究方法.....	八
經濟學史的任務.....	一四
第二章 重商主義的成立和發展.....	一九
作為資本主義產生之「前史」的商業資本.....	二九
商業資本時代經濟的及社會—政治的構造.....	三五
作為經濟政策之特殊體系的重商主義.....	四六
所謂重商主義的實踐是什麼？.....	四七
重商主義的文獻.....	六五

第三章 重商主義的解體和古典學派的成立.....七三一

——近代經濟學的始祖威廉·培蒂.....七三

勞動價值論成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七四

威廉·培蒂的生平和事業.....八二

培蒂的方法.....八六

培蒂的價值論.....八八

培蒂的工資學說.....九五

培蒂的租金論——土地租金和貨幣租金.....九八

第四章 培蒂以後經濟學思想的發展.....一〇七

約翰·陸克(John Locke)(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年).....一〇八

都德里·挪爾斯(Dudley North)(一六四一——一六九二年).....一一五

約翰·勞(John Law)(一六七一——一七二〇年).....一二一

達衛德·休謨(Dauid Hume)(一七一——一七七六年).....一二四

傑姆斯·斯圖亞特 (James Stuart) (一七二一—一七八〇年)	一三六
總括	一四六
第五章 重商主義者	一六七
一、十七世紀後半及十八世紀前半的法蘭西	一六八
法國的經濟思想的發展	一七三
二、重商主義的創始者——	一八七
蓋斯內的方法論	一九三
蓋斯內的「純收入」(product Net)	二〇一
蓋斯內的資本理論	二〇七
蓋斯內關於社會及階級的學說	二一二
蓋斯內的經濟表	二一九
第六章 重商主義者(續)	二二五
三、重農學派	二二五
四、杜爾閣 (Anne Robert Turgot) (一七二七—一七八一年)	二五一

330.9

1124-72

第一章 經濟學史的一般特徵

當講經濟學史的時候，我以為首先要給這門學問以一般特徵，就是先要說明：（一）它的對象是什麼，（二）它的方法如何，以及（三）它的任務是什麼。

經濟學史的對象

經濟學史的對象就是經濟學自身。「狹義」的經濟學，即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學問的經濟學是隨着這種生產方式和它的現實諸矛盾以及階級鬥爭的發展相平行而生長發展起來的。被當做一種過程而考察其發展的經濟學是隨着布爾喬亞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經濟思想界的各種潮流、方向、學派的論爭，是諸階級鬥爭的一種形態，是和在經濟的、政治的各種戰線上的鬥爭成爲一體的。而真正在這樣的姿態上的經濟學才是它的科學——經濟學史——的對象。

在種種不同的歷史階段上被構成的經濟學，作為在其以前發展的既成結果，作為多少完成了的體系而呈現出來。雖在今日，即經濟學發展的現階段，經濟學亦作為一種既成的結果而出現。在既成的結果上過程消失，發展的各種逐次的階段不為目所見，媒介的連環和推移變遷的痕跡隱蔽了它的姿態。價值論、貨幣論、剩餘價值論等等，各有其長年累月的歷史。祇要想起勞動價值論，以及其他理論的萌芽，已經被十七世紀的經濟學者威廉·培蒂 (William Petty) 所發現這件事，就夠了。古代的哲學者亞里士多德已經發現了商品交換之分析的萌芽，即發現了在商品交換中的同質性和平等性。但是在理論它的本身之中，它的歷史，即它的發生和逐次的發展並沒有被直接的指示出來。這個過程的闡明才是經濟學史的研究對象。

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英國古典派經濟學等，雖然它們互相間有很大的不同，各有其固有的特殊性，可是却形成着布爾喬亞經濟思想的前進運動中逐次的階段。這種運動在李加圖的體系上達至最高點，在這裏它的前進運動停止了。

「布爾喬亞在法蘭西和英吉利獲得了政治的權力，自此以後，階級鬥爭無論在實際上，在理論上，都好似採取了愈益明瞭的，愈發威脅的各種姿態。他敲響了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的葬鐘。」

替布爾喬亞經濟學所敲的葬鐘，同時是宣告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發展之開始的鐘聲。經濟學，由於卡爾天才的頭腦，從布爾喬亞視野的狹隘性裏解放了出來，因而相繼的奏着勝利的凱歌，次第解決了一切的謎。而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的經濟學的基本任務被實現了。

如上所說，可知卡爾主義經濟學對於在它以前的布爾喬亞經濟學有一種承繼者的關係。伊里奇說：「哲學史及社會科學的歷史，最明白的指示着卡爾主義和從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路分離。而發生的什麼封鎖的、硬化的學說那種意味的『宗派主義』是不相同的。實在，卡爾的天才就在於他對人類的進步思想所已經提出了的諸問題，給了解答這一點上。他的學說是作為哲學、經濟學、及社會主義最偉大的代表者們直接的繼續而發生的。」

自普羅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的階級鬥爭到達了一定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治的權力以來，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的葬鐘就響了。但是，不用說，這並沒有意味着布爾喬亞經濟學沒有存在或停止了在某種味上的發展，這不外是說在俗流化和辯護論的方法及形態的交替一點上，發見了布爾喬亞經濟學的「發展」罷了。

俗流化的諸要素已經存在於古典經濟學之中。古典經濟學者和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之間，

● 伊里奇：卡爾主義的三個源泉及三個構成部分。

正沿着這一條線而有一脈的關聯，「經濟學成就了顯著的發展——自亞丹·斯密以後——而且當它一經具有確固的形態，好似現象之重複的要素立刻就當做了它的表象，經濟學的俗流要素就當做了它的特殊的種類而從經濟學分離開來。」^①經濟學的這種特殊種類的創始者，是斯密的獨特的「後繼者」——塞依 (Jean Baptiste Say)。在塞依看來，「在亞丹·斯密的學說中所發見的俗流的表象被分離開來，當做它的獨特的結晶物而被繼續着。」所以，現代的俗流經濟學和塞依之間互有關係這件事，雖然自其最初源泉的距離上有着很大的空隙，也完全沒有可懷疑的餘地。

卡爾主義經濟學採用了右典學派科學的諸要素，而布爾喬亞經濟學則利用了它的俗流諸要素。誠然，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雖然做過而且正在做着不少對於古典經濟學者冒瀆的嘗試，可是他們所冒瀆的是古典經濟學者體系中科學的諸要素，而決不是它的俗流的諸要素。反之，後者却被給與了更深一層的發展和深化。

卡爾的經濟學，也被考茨基 (Karl Kautsky)，希爾法丁 (Rudolf Hilferding) 及其後繼者的一派暴露了在俗流化和歪曲的過程上。這種過程，根據我們所看到的，是已完成其向社會法西斯蒂經濟學之建設的成長。即向無非為布爾喬亞俗流經濟學之變種的社會法西斯蒂經濟學的建設完

① 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

成了它的成長。無非爲布爾喬亞俗流經濟學之變種的社會法西斯蒂經濟學，當做「被矯正，被補足的」「卡爾主義」！」經濟學而被提供於勞動者們的面前。而這提供於勞動者們一點正是這種經濟學的特殊性之所在。像現在這樣姿態的社會法西斯蒂的經濟學，可以說是新時代的，即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產物；同時，它和科學的經濟學之俗流化及歪曲的歷史是深深的聯結着的。

「卡爾主義經濟學不用說是像卡爾主義全體一樣發展着的，因爲經濟學和階級鬥爭是始終發展而無停止的。進入新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提出了新的諸問題。這些問題被伊里奇在卡爾關於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之基礎上加以解決。然而卡爾主義的伊里奇階段，並不盡在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伊里奇在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中亦貢獻了許多東西。卡爾伊里奇的理論在約瑟夫的諸工作上成就了更大的發展。」

把經濟學從布爾喬亞視野之狹隘性中解放了的卡爾，又開創了「廣義經濟學」的端緒。恩格斯說：「爲了完全執行布爾喬亞經濟學的批判，祇知道生產、交換及分配的資本主義的形態是不夠的。在它以前已經存在的，或在未發展的國家中與其並存着的諸形態，至少必須要把它大體的輪廓加以研究和比較。直到現在，這樣的研究和比較，大體上只有卡爾着手過，關於前布爾喬亞的理論經濟學一向所承認的，差不多大部分歸功於卡爾的研究。」

研究前資本主義諸構成形態的古典經濟學者們，完全和研究基督以前之宗教的基督敎神學者們一樣，（卡爾的比喻）孤立的在歷史之外考察了資本主義的確，其後經濟學派中的若干，特別是歷史學派熱心的開始了研究封建時代和古代世界等等；但是第一，他們缺乏理論；第二，在他們看來，歷史這東西是無定形的，時代和時代之間沒有境界——那即是經濟的諸構成形態交替的歷史。在卡爾看來，歷史和理論並非互相排斥的東西，而是互為條件的（不用說決非融合）。卡爾由於研究關於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沒落……等，同時，亦指示着它的理論和歷史，即向前資本主義的諸構成形態及其以後的雙方放射着一種光芒。

資本主義的研究，脫出它本身生產方式的限界以外。卡爾由於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當做歷史的、被制約了的，當做歷史過程的生產方式，當做人類史上的一個特定階段加以研究，遂對於前資本主義經濟的諸構成形態和替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成形態雙方，投以燦爛的光輝。實在，當觀察作為人類史之一個階段的資本主義時，它和為其母胎的各個時代以及由此而準備着物質諸前提的時代是極密切的聯結着的。所以要把資本主義的研究，從它以前的諸生產方式或以後的生產方式孤立起來是不可能的。並且在現實上它不是孤立着的。

④

●恩格斯：反杜林論。

卡爾之論述關於其他經濟的諸構成形態，是帶有兩重的性質的。第一是具有比較對照的意味（把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和以前及以後的諸關係加以比較），第二是直接提供若干篇幅作社會主義及前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研究。甚至有時全章都被提供於某一問題的研究（如關於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商業資本，關於高利貸資本，以及關於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土地關係各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創造者恩格斯，他是把「狹義經濟學」及「廣義經濟學」這兩個術語最初引用在經濟學中的一個人，但他對於資本主義以前的諸構成形態及以後的構成形態也投射了不少的光芒。特別是他的反杜林論及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和這個問題的關係非常之深。但是完成了廣義經濟學之全部發展的，還是在展開了關於轉變期經濟學之理論的伊里奇和約瑟夫的諸著作上。從來立腳於經濟學這門學問之進步的基礎上，敘述社會主義這件事，現在在蘇聯已經轉變為立腳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上的真理。

我們已反覆的強調過，經濟學是隨着經濟自身及階級鬥爭的發展而發展的。同時，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哲學的發展，特別是一般的方法論的發展密切的關聯着的。重商主義者雖還是素樸的經驗主義者，但是重商主義崩潰期的經濟學者威廉·培蒂，却已努力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導入於經濟學之中。承繼培蒂的事業的是重農主義者，特別是這一派的領袖，業醫的蓋斯

內(Francis Quesnay)重農主義的全部經濟思想，以一定的社會及哲學的思想——即自然法及自然秩序的思想——為前提。亞丹·斯密及李加圖雖然也是從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但是他們却使他們前輩們思想和方法，都更進一步的發展了。

如像大家所知道的，卡爾主義經濟學，是當做給與人們以整個世界觀之一般理論的卡爾主義的一部份。伊里奇說：「卡爾的學說，因為是真埋的原故，所以是全能的。他是完全的，一絲不亂的給與人們以整個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以及對布爾喬亞壓迫的任何擁護是不相容的。他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創造出來的最好的東西，即德意志的哲學，英吉利的經濟學，法蘭西的社會主義之正當的承繼者。」

因為這種原故，所以經濟學非但不能離開經濟的政治的利害，並且也不能離開科學的及哲學的思想而研究。

研究方法

卡爾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這個方法，可以應用於一切知識領域，且被卡爾主義者應用

●伊里奇：卡爾主義的三個源泉及三個構成部份。

着。但是研究的性質，一切學問上共同的方法在各種的學術上被適用的具體方式，却首先是由研究對象自身所決定的。

經濟學史家處理經濟學的理论、體系和思想。他首先得基於他所有的文獻的資料而獲得關於那些文獻資料的知識。但是這不過是預備的工作。一個經濟學史家，他的真正任務，乃在闡明他正研究着的經濟學說所表現的經濟的、政治的利害。可是，經濟的、政治的利害，則又為生產諸力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諸關係所決定。

布亞喬亞經濟史家（特別是他們之中最真摯的人們）亦往往在研究經濟學的見解之前，先要替這種學說發生的時代給以特徵似的一個概觀。但是，第一，所謂時代特徵的概觀，在他們通常是全然的「雜亂」，即不過是將經濟、政治、哲學等雜亂在一起的東西。在這種雜亂的概觀中，最常講到的便是所謂時代「精神」——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精神。第二，布爾喬亞的歷史家離開唯物論，階級鬥爭，黨派性等而堅守着他們的科學。他們怕這些「惡魔」比怕火還要厲害。反之，卡爾主義者則理解這樣的事：「在工資勞動的社會中期待公平無私的科學這件事，和期待公平無私的工廠主減少資本的利潤以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是一樣的愚蠢啊！」

唯一科學的經濟學史，是由卡爾創立的。「工藝這東西，是闡明人類對於自然之能動的關係，即闡明人類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從而人類的社會生活諸關係，以及知識的諸觀念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從這種的物質的基礎上來從事抽象時，甚至連宗教史亦成爲無批判的東西。實際上，由分析來發現宗教之夢幻觀念的現世核心，比從各個場合上的現實生活諸關係來展開被天國化了的諸形態，要容易得多。可是後者才是唯一唯物論的科學方法。」^①

卡爾自己把宗教史家所要求的，適用在經濟學史方面。他從「現實生活所給與的諸關係」中引出了與之對應的諸經濟學說。不消說，卡爾不僅用這樣的方法研究了重商主義，而且還用這樣的方法研究了重農主義，英國古典派經濟學，俗流的經濟學者，小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以及當時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說。然而同時卡爾研究着各種經濟學說中論理的構造，即論理的成就之程度。在發展的經濟理論和不發展的經濟理論之間，內部的首尾一貫性，論理的堅固和整齊是不相同的；研究者不消說不能忽視這些的。但是，他却不可陷於把從比較不發展的理論向比較發展的理論之推移，看做恰恰像思考自體之自己運動一樣的幻想中。

社會存在的發展，決定社會意識——在階級社會中則爲階級意識——的發展。這階級意識的

諸形態之一就是經濟科學，經濟科學的發展是現實生活諸關係發展的結果。

但是在另一方面，經濟科學不僅是階級諸關係的表現，他又是階級鬥爭的手段。古典經濟學是用它的劍頭向着當時還殘餘着的封建關係以及由商業資本支配時代而來的諸關係的。俗流經濟學則向普羅列塔利亞而揮其刀鋒。卡爾主義經濟學則又是企圖從資本的羈絆中掙脫出來的工人階級的鬥爭武器。所以經濟學不僅要當做階級諸關係的表現，而且必須當做對這些關係和作用的手段去研究。

雖然如此，但社會法西斯蒂們却並不這樣的來考察。他們認為經濟學也在其內，一般的科學是超階級的，是無黨派性的。在卡爾經濟學之歷史的準備①一文中，希爾法丁說：

「馬赫 (Ernst Mach) 把科學的發展當做對事實之思維的適應和思維相互間的適應來說。對事實之思維的適應，是生物學的必然，是人類生存的條件；而在人類生存上，科學也是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關於思維相互間的適應是怎樣呢？這是由我們思維的本性而來之論理的機能。那也是『思維節約』的結果，同時又是它的原因。思維打算盡可能假借少數概念的力量而用最節約的方法整理所有的現象，它努力打算假借少數法則的力量來理解複雜的整個現實。」②希爾法丁

①這篇論文被收集在杜伏拉伊斯基和魯賓合編的經濟學的根本諸問題中。